



30岁之后,她们忙碌在家庭孩子之中,更奔波于压力与竞争之中。为了更好的生活,她们再次拿起书本,挑灯夜战,学习备考——

“考证”

本报记者 董芳辰 摄影报道

凌晨两三点才睡的孙欢,早上六点半准时起床,洗把脸一头扎进厨房里。

她除了要准备女儿的早餐,还要把母亲和女儿的午饭提前准备出来。这样,她中午就能节省出两个小时的时间。

这两个小时的时间她用来学习,因为几个月后她就要考证了。

孙欢眼带红丝,面容疲惫,她觉得每天都在咬牙坚持……

头枕着书睡觉

孙欢,32岁,家住运河区嘉禾一方小区,在市区一家保险公司从事会计工作。丈夫是个生意人,平时没时间顾家。

自从迈进了30岁,孙欢更像是一个陀螺,把生活安排得满满当当,每天不停“旋转”。

孙欢的女儿今年2岁了,正是需要人照顾的时候,可孙欢却没有多余的时间陪孩子,她要忙着考证。

“30多岁,是个很尴尬又很煎熬的年龄,既没有20多岁时的洒脱,又没有40多岁的从容,逆水行舟,不进则退。”孙欢说。

公司里每年新入职的年轻人,特别能干。大家都在积极考取各类和会计相关的资格证,让孙欢感到了“落伍”的危机。

“现在要想在公司里吃上一碗稳定饭哪那么容易,你干不了,随时就会有别人顶替你。”孙欢说。

中级会计资格证,孙欢曾经也考过,但20多岁的时候,她并没有这么卖力,一共三门科目,她一门也没考过,生活中也是得过且过。

结婚生子后,她一直沉浸在甜蜜与幸福之中,她从没想过,有一天还会像高中生一样,为看书熬到深夜。

现在公司每天大会小会,明里暗里都在提高对员工的资质要求,孙欢也正式把考证提上了日程。

每天起早,把孩子和老人一天的饮食都准备好,为的就是上午下班后的那两个小时,她可以看看一些相关的视频公开课。

晚上六点钟到家,她要迅速地准备好晚餐,把家务收拾妥当,给孩子洗漱完毕后,上床哄睡。

一气呵成,所有的事情都弄完,一抬眼,已经是晚上十一点钟。

把小夜灯打开,孙欢趴在床上开始看书。怕影响孩子睡觉,她用被子罩住夜灯,一看就是几个小时。

每天早上一醒来,书都被枕在了头下。

“还有几个月,我就参加考证了,还不知能不能拿下证来……”孙欢说,为了考证,她每天都在告诉自己:坚持,坚持,再坚持。

一天分成“三场”

崔杰,33岁,家住运河区香堤荣府小区,在市区一家医院从



孙欢在备考

事护士工作。

她丈夫是一名银行职员,是家庭收入的顶梁柱。

崔杰是一名二胎妈妈,两个孩子一个6周岁,一个3周岁。她的工作本身就忙碌,好在下了夜班轮休时,她能跟婆婆一起带孩子。

男主外、女主内的生活一直有条不紊地持续着,直到去年春天,丈夫调到了黄骅工作,崔杰的压力感骤增。

这种压力,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爱人薪水的下降。一边是家庭收入的减少,一边是养育两个孩子的花费有增无减,崔杰陡觉生活经济压力倍增。

崔杰开始对职业生涯有了新的想法。

“我要升职,我要加薪,熬到了护士长,我就可以不用上夜班了,待遇也会增加不少。”崔杰开始暗自下决心。

“30多岁的年龄要想有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,实在太难了,除非单身。”崔杰苦笑说。

这个月底,崔杰就要去外地参加考试了,这项考试专门考察执业护士的技能操作。

为了看书,练习技能操作,崔杰把一天的时间分成上、中、下三场,上半场她要在单位里干好工作,中场她就要到另一个院区去练习实际操作,下半场回到家中她又巩固理论知识。

“一把年纪了,还要跟人家20岁出头的小姑娘竞争,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。”崔杰说。

每次练习实际操作,崔杰都急出一身冷汗,手上不停地摆弄着各种器械,生怕在规定的时间内完不成。

“安逸的时间太久了,冷不丁地奋斗起来,各方面都有些力不从心。”崔杰说。

每次下了操作台,崔杰就像一头饿狼,一进门特别想吃肉,好像卖了多大的力气一样。

崔杰不光身体吃不消,心理



崔杰在做考前准备

上也有了很大波动。

每天晚上在家看书,两个孩子要是发生争执,一个哭一个闹,崔杰就会很烦躁地出来大吼一顿。

两个孩子上学接送和日常起居,她都交给了婆婆,有的时候她也于心不忍。

备考的日子,已经持续了快一年了,她也盼望着自己能够一考即中,然后再好好补偿家人。

熬夜熬到要吐

“天呐,再不奋斗,我就超龄了。”刘妍感叹着。

看着一个个的招聘公告,年龄限制大多卡在35岁之前,刘妍有些着急了。

刘妍,今年32岁,是一个嫁到沧州来的邯郸人,是一家事业单位的合同工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,刘妍发

现,一份有编制的工作,对她来说越发重要,而她的非正式身份也让她在单位上很尴尬。

丈夫的收入一般,两人也都是靠着双方父母的贴补过日子。

现在,孩子马上就要3岁了,刘妍也有了一些空闲。

去年,刘妍就开始关注各县市的教师招聘,她想报名考试。

“想考老师,就得先考教师资格证,在家带孩子的这几年,脑袋都迟钝了,第一次考试,两门课程都没过。”刘妍说。

“大学毕业就结婚生子了,又带着孩子,这记忆力直线下降。”刘妍说。

备考的日子,让刘妍吃尽苦头。

白天工作,夜晚看书,可学习效率差到极点,上午记住的知识点下午就忘,今天记住的知识点,明天准忘。

有的时候看着看着书,半路上又想起了与孩子有关的要紧

事,还得赶快起身去做。

“这还不算啥,第二次去参加教师资格证考试,正赶上孩子发烧,我当时就没参考,白白准备了那么久。”刘妍说。

“今年已经32岁啦,教师招聘年龄截止到35岁,如果这次顺利考到教师资格证,我也就剩3年的时间了。”刘妍说。

每天熬夜熬到要吐,脸色暗沉,刘妍长了一脸的痘痘,白天还得强打着精神工作。

这样的日子,刘妍不知道还要坚持多久,“没办法,为了生活,只有拼了”。

走路都在听课

王芳,34岁,是一名女快递员。王芳和丈夫大专毕业于老家南皮创业失败后,欠下了很多外债。

为了攒钱还账,小两口来到沧州,一个做起了快递员,一个送起了外卖。

夫妻二人有一对双胞胎儿子,再有两年就要上小学了,王芳和丈夫想在市区赶紧买套房子,稳定下来。

“我和丈夫都是大专毕业,学的是物流专业,双方父母都在农村,生活压力也是相当大。”王芳说。

王芳跑快递,丈夫送外卖,一个月下来,除去还账,俩人手里还余下几千块钱,但这些用于交房租,吃饭穿衣也是刚刚好。

为了能多增加收入,王芳想着开辟第二职业,考取心理咨询师。“身边有很多同学都考了很多证,我也想试试。真的考下来,也许能在业余时间给孩子挣个零花钱。”王芳说。

基础差,底子薄,王芳自学了本科后就准备考心理咨询师证。

白天,她一边送快递,一边带着耳机听课,就连走路时都在听课。

有一次,她骑着车,听得太专注了,一个拐弯没注意,和对面的一辆摩托车撞了。

腿上擦破了皮,对方也埋怨不止,王芳扶起车,忍着疼,一边赔不是,一边还不忘把手机按下暂停键。

她把知识点打成小抄,贴在快递车里面,在楼下等客户取件的时候,她就抓紧看一眼。

到了晚上,她还要抓紧做一些习题。

她见过一年四季的凌晨,在这些凌晨里,她一点一点地啃着那些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。

查百度,翻字典,专业跨度大,让她没少费工夫。

她一刻也舍不得放下,她想早点结束这样的日子。

“如果这个证考下来,我还打算考营养师、办公自动化等其他的一些资格证,多一种谋生的手段。虽然现在苦些,但奋斗的日子总是有希望的。”王芳说。

王芳夫妻二人,盼着能早一天还完账,早一点在沧州稳定下来,给孩子和父母一个稳定的未来。